

孔雀東南飛



上海學書局發行



王瑤卿本孔雀東南飛

張笑俠藏本
青雲館主校訂

登場人物

戲中人名

脚色名稱

焦仲卿

老生

焦母

彩旦

焦妹(月香)

花旦

劉蘭芝

青衣

劉姥

老旦

劉洪

丑

朱史

丑

家院

僮兒

車夫

馬夫

四青袍

八執使

四轎夫

第一場

仲卿

(上引)身為府吏,守王章清節不移。(坐)

白)散衙神不定,苦腦是家庭。幸有賢妻在,

難知阿母心。卑人焦仲卿,廬江人氏,先父早

亡,有老母在堂,並無兄弟,只有一同胞妹子,

名喚月香,待字未嫁。卑人在廬江當了一名

郡吏。娶妻劉氏蘭芝,十分賢德。今當漢道陵

遲,刀兵四起,廬江乃兵衝之地。東吳孫權,常來侵犯,我每日在太守衙中,辦理徵兵催餉的公文,十分忙碌。今有曹丞相差遣大將張遼,鎮守合肥,太守朱光到合肥迎接張將軍去了,我纔得了閒暇,同至家中,誰知我家之事,比起府衙更加紛亂。我母親不知爲了何故,見了我妻便要生氣,我妻往母家歸寧,老母限他昨日回來,到得今日還未歸家,老母必然又要發作了。

(內嗽介)

焦母

(白)哎,我正在愁思,母親帶着床子出來也。

仲卿

焦母

(上白)兒子無能媳婦傲。

焦妹

(上白)服勞奉養仗女嬌。

仲卿

(白)母親拜揖。

焦母

(白)罷啦。(中坐介)

焦妹

(白)哥哥。

仲卿

(白)賢妹。

111



3 1761 3524 6

焦母 (白) 你們兩人都坐下。

(仲卿及妹左右坐介)

焦母 (歎氣介) 咳。

仲卿 (白) 母親爲何煩惱？

焦母 (白) 我問問你，咱們一家子，除了竈王爺大，算誰最大？

仲卿 (白) 自然要算母親。

焦母 (白) 不對，依我瞧，就數着你大。

仲卿 (白) 作兒女的，難道還大的過父母不成？

焦母 (白) 話不是那麼說，想我們作娘們的，講究的三從，小的時候，是在家從父，長大了，是出嫁從夫，要是爺們死啦，守了寡，可就夫死從子。我是那兩從都從過啦，如今正是夫死從子的時候，故此說一家子就數你大。

焦妹 (白) 哥哥，你聽見了沒有？媽跟你說這樣的話，想必你有招媽不痛快的地方。

仲卿 (白) 妹子替我勸一勸。

焦妹 (白) 我早就勸啦，總是不高興，常言說得好，解鈴還得繫鈴人。你要是得罪媽，你自己想主意去罷。

仲卿 (白) 愚兄不會得罪母親。

焦妹 (白) 你得罪母親不得罪母親，我那兒知道？

仲卿 (白) 我實在不會得罪母親，你休要如此的講話。

焦母 (白) 得啦，你怎麼說話就瞪眼，他是你妹妹，不是使喚的丫頭，本來，姑娘說話也不檢點，張嘴就說他得罪了媽，他娶了媳婦，就認得小媽，那兒還記得老媽。

仲卿 (白) 就是媳婦，也不敢得罪母親。

焦母 (白) 他既然眼裏有我，怎麼他回娘家，我限他昨天回來，怎麼今天還不回來。

仲卿 (白) 想必另有原故。

焦母 (白) 你一說話就向着他，快到他們家給我接回來。

仲卿 (白) 母親不要如此，待孩兒去接媳婦回來，但是一件。

焦母 (白) 那一件？

仲卿 (白) 媳婦回來，母親不可生氣。

焦母 (白) 那你管不着，給我快去。

仲卿

(白)孩兒去也。(唱西皮搖板)老娘親發動了無明火性,一霎時倒叫我有口難分

(下)

焦母

(唱搖板)我的兒近日來不知孝順。

焦妹

(接唱)還不如女兒家恭敬慈親。

焦母

(白)好孩子,跟我回房。(下)

(焦妹隨母下)

第一場

蘭芝

(持藥碗上,唱西皮慢板)賦歸寧偏遇着老娘得病,出嫁女也應當奉養盡心。但恐怕誤限期,婆母使性,到此時真做了兩難之人。

(白)奴家劉蘭芝,先父早亡,由母親兄長作主,將我許配府吏焦仲卿爲妻。前到母家歸寧,婆婆限我昨日回去,不想母親忽然染病,爲此擔擱未回,也曾請兄長往夫家送信去了,諒婆婆也許不能深責,方纔與母親煎藥已畢,不免捧到房中,請母親服用便了。(唱散板)

願老母服靈丹,滅除病症。

(場上扯帳。劉姥暗上,坐帳內介)

(接唱)到床前強歡笑,低喚娘親。(白)

母親(揭帳放藥盃介)

劉姥(白)藥煎好了麼?

蘭芝(白)藥已煎好。母親請用。

劉姥(白)拿來我用。(服藥介)兒哦,你來家幾日了?

蘭芝(白)女兒來家,連今日四日了。

劉姥(白)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婆婆限你三日回去,你怎麼多住了一日?

蘭芝(白)女兒本當昨晚回去,奈因母親染病,故此耽延未走。

劉姥(白)你夫妻十分恩愛,你該回去照料焦郎。

蘭芝(白)焦郎雖與女兒做了二三年夫妻,他是常在府中,不甚回家。

劉姥(白)你婆婆年邁,你須回去侍奉。

蘭芝

(白)你那婆婆便怎麼樣?

劉姥

(白)他看不見女兒,還有歡喜之時,見了女兒,便是愁眉怒目,女兒正好趁母親有病,在家奉養,一來盡了女兒之情,二來免得婆婆

生氣。
 劉姥（白）你既知婆婆性烈，越發不要誤他的限期，你快快回去罷。
 蘭芝（白）女兒也知婆婆家法謹嚴，但是因母患病，縱然誤了限期，諒也不能十分責罰的。況且女兒已託兄長往那邊替兒請假去了。
 劉姥（白）兒哦！（唱搖板）我雖然身得病不關要緊，你快快回家轉莫要留停。
 劉洪（上唱搖板）大漢朝他與我同是一姓，我縱然好惹禍誰敢爭衡（白）媽。
 蘭芝（白）罷了。
 蘭芝（白）兄長。
 劉洪（白）妹子。
 劉姥（白）兒哦，方纔你妹子言道，叫你到焦家對他婆婆言講，道我患病，要留他多住幾日，你可曾前去？
 劉洪（白）姑奶奶回娘家，老太太得病，自然要多住幾天的，跟他們家裏說個什麼勁？
 劉姥（白）不是的，他婆婆十分性烈，倘若尋他的過錯，如何是好？

劉洪（白）那個老梆子，沒什麼提頭，提起他來，叫人怒髮衝冠，拿着我妹妹這麼孝順他，還是橫挑鼻子豎挑眼，也就是焦仲卿那個乏貨，人家欺負他媳婦，他也受的了。要是有人按照他媽那個樣子欺負您的兒媳婦，我說媽呀，我可跟他拚命。
 劉姥（白）什麼講話？女兒，你兄既未與你請假，你快快回去罷。
 蘭芝（白）女兒遵命。
 劉洪（白）得啦，我說呀，媽在床上病着，你就好意思的回去嗎？
 蘭芝（白）這個，怕我婆婆與我生氣，母親知道，又要傷心了。
 劉洪（唸撲燈蛾）哦呵呵！妹子妹子你害怕，只管住在家，有人說閒話，等我對付他，他若開口罵，我就使槍扎，噫嘻嘻！啊哈哈，哇呀哇呀，水都叫我鬧渾啦，院子來也。
 家院（上白）啓老主母主人，焦姑爺來了。
 劉姥（白）有請。
 家院（白）有請姑老爺。

仲卿 (上白) 家庭鬱和氣，叫我常皺眉 (入介)

白) 岳母拜揖。

劉姥 (白) 賢婿少禮。

仲卿 (白) 吓內兄。

劉洪 (白) 好說親戚。

蘭芝 (白) 官人。

仲卿 (白) 娘子。

劉姥 (白) 賢婿請坐。

仲卿 (白) 告坐。(左坐介)

蘭芝坐仲卿肩下介。(劉洪坐介)

劉姥 (白) 賢婿到此，必有所爲。

仲卿 (白) 奉家母之命，接令媛回去。

劉姥 (白) 小女本當昨夜即回，因老身染病，故此多住一宵，今日賢婿親來接他，你們小夫婦正好一同回去。

仲卿 (白) 如此我夫妻告辭了。

蘭芝 (白) 母親，女兒回去了。

劉洪 (白) 妹子怎麼着，你說走就走嗎？我也瞧出來啦，這是你離不開他，他離不開你，拿着老家說事，你這一去，倘若再來，我可不接受。

劉姥 (白) 這是什麼講話，我兒全你丈夫回去罷。(放帳介)

蘭芝 (白) 母親安心養病，女兒回去了。(唱搖板)

望老母勿牽懷，寬心養病，兒回去過幾日再賦歸甯。隨夫婿出門來，我的精神不振。

(劉姥暗下。仲卿、蘭芝出門。洪送介)

劉洪 (白) 你們回去，告訴你們那個不講理的老太太，叫他別盡用家庭專制，要這麼鬧，恐怕鬧出點事來，我說句文話，叫做悔之晚矣。你們聽明白啦，不送了。(下)

蘭芝 (白) 呀。(接唱搖板)

聽兄長一番話，動魄驚魂，休笑他逞剛強，無有學問，却倒也說透了禍患之根，心恍惚也不知多少路徑。(圓場介)

遠望着小紅樓，便是家門。(仲卿、蘭芝同進門介)

仲卿 (白) 娘子吓。(唱搖板)

接你回，怕老母又發火性。

蘭芝 (接唱) 進房門不由我戰戰兢兢。

仲卿 (白) 吓母親，媳婦接回來了。

焦母 (內白) 啊哈。(上白) 兒子是個糊塗蟲，

拿着媳婦當祖宗。出房抬頭來觀看，咳，面前站定是眼中釘（氣坐介）

仲卿

（白）母親。

蘭芝

（白）婆婆。

焦母

（白）罷啦。我說少奶奶，你回娘家的那一天，我給你幾天的限期。

蘭芝

（白）這個，婆婆與了媳婦三日限期。

焦母

（白）你既知道三日限期，你怎麼四天還不回來？還等着差人接你去，這是什麼家規？本來，你的爺們掙錢養家，你是當家大奶奶，你心裏有點瞧不起我，你可知道，你爺們是我養的。

蘭芝

（白）媳婦怎敢違抗婆婆之命，只因昨晚，媳婦的母親忽然染病，做兒女的怎敢擅離左右，因此媳婦多住了半日，望婆婆恕罪。

仲卿

（白）是哇，只因岳母染病，他纔多住一夜。

焦母

（白）你滾開這兒罷，你是老這麼慣着他，可惜了，你這大一個人，簡直的是夫綱不振。我說劉氏，你說什麼？你媽病啦，你就該在家裏伺候着等他好了，你再回來。

蘭芝

（白）婆婆命官人親去呼喚，媳婦怎敢不回。

焦母

（白）得啦，得啦，你真那麼聽我的話嗎？簡直的你們兩個人離不開，你連你媽的病都不管啦，跑回來，拿着伺候婆婆當招牌，實行迷惑丈夫，你真是個活妖精。

蘭芝

（白）婆婆不必動怒，待媳婦仍回娘家，侍奉母親，就說是奉婆婆之命，待母親病好，即便回來。

焦母

（白）你這是跟我賭氣哇，剛回來就又回去，來也由你，去也由你，你太自由了。

蘭芝

（白）婆婆既不許兒回去，又道兒不該回來，媳婦倒進退兩難了。

仲卿

（白）母親，媳婦回來，是母親叫孩兒迎接他來的，他焉敢不來。

焦母

（白）你張嘴就向着他，本來是你們當家，我是吃閒飯的，那兒惹得起當家的大爺大奶奶。

仲卿

（白）母親說出此話，豈不罪煞孩兒，孩兒焉敢偏袒媳婦。

焦母 (白) 事已經過去了,我也不再說啦,我可
得罰他。

蘭芝 (白) 媳婦情願領罰。

焦母 (白) 罰你在我這屋裏織絹,今天一日一
夜,不許回房去,快搬織絹機去。

蘭芝 (白) 媳婦遵命。

焦母 (白) 回來,各們家是過日子的人家,不是
大富大貴,你渾身穿的這麼花紅柳綠可不
成,既不像閨老的姨太太,又不像下處的姑
娘兒,夠多難看,你快把他換了。

蘭芝 (白) 媳婦脫下了。(唱搖板) 兒自幼承
母教,頗知禮義,十三歲學織素十四裁衣,十
七歲過了門,不堪驅使,看起來焦家婦果是
不易。(下)

仲卿 (唱搖板) 老娘親發了怒,無人勸止,細思
量不由我心內慘淒。

童兒 (上白) 啓東人,太守傳喚。

仲卿 (白) 哦,太守回來了,母親,前者太守往合
肥迎接張將軍去了,如今已回,差人來傳喚
孩兒要去伺候。

焦母 (白) 這是官事,你快去罷。

仲卿 (白) 孩兒去也。(唱搖板) 太守同他那
裏傳喚屬吏,急忙的去承應,暫把家離。(領
童兒下)

焦妹 (上唱搖板) 歎家門終日裏口舌紛起,老
娘親與嫂氏性情不宜。(白) 媽呀,聽說我
嫂子回來啦。

焦母 (白) 回來啦,他回來就招我生氣。

焦妹 (白) 你這麼大的歲數啦,以後您少生閒
氣,好不好?

焦母 (白) 家裏的事,你不用管。

焦妹 (白) 我那兒敢管哪。天不早啦,您該吃晚
飯去啦。

焦母 (白) 我吃點心吃飽啦,你去吃罷。

焦妹 (白) 是。(唱搖板) 想人生不過是兩件
大事,每日裏只忙個吃飯穿衣。(下)

蘭芝 (抱機上唱搖板) 換素粧屏除了鉛華靡
麗,劉家女要做個焦氏的賢妻。(白) 婆婆
織機拿到。

焦母 (白) 給我支起來。

蘭芝

(白)是。(支機介)

焦母

(白)你別麻煩啦,快點織起絹來罷。

蘭芝

(白)是。待奴織絹便了。(唱二簧慢板)

那焦郎他本是廬江小吏,每日裏到公府相見常稀。在娘家學簪篸讀書習禮,入焦門常獨自夜織寒機。眠遲還須要鷄鳴而起,日繼夜夜繼日從朝至暮永無休息,做媳婦實在不易。

焦母

(望介白)天黑了,你去點個燈來呀。黑呼呼的怎麼織絹,你真笨的可以,顧的了這兒,顧不了那兒。

蘭芝

(白)是。(取燈放桌上介)

焦母

(白)嘿,嘿,嘿,你沒有眼睛吓,別把燈放在這兒,回來薰毀了頂棚,簡直睜眼大瞎子麼。

(劉蘭芝持燈作無放處介)

焦母

(白)你轉什麼一個燈都沒地方擱,真不中用,你把燈給我。(奪蘭芝燈介。依蘭芝放法學做一次亦不妥介四面看介)可真是的,這房裏怎麼沒有擱燈的地方?你還把燈擱在桌子上罷。(蘭芝接燈放介)

焦母

(白)你瞧你這分磨蹭,天快一更啦,快點織絹罷。(內一更介)

蘭芝

(白)是。(唱二簧快三眼)奴每日在機房窮心盡力,爲的是一家人吃飯穿衣,可憐他在府中奉公潔己,又何曾貪賄賂吸民膏剝民脂魚肉鄉鄰惡怕善欺,夫廉潔妻應當助他仗義,但願他守清節一世不移。

焦妹

(上白)好睡好睡這天大概有二更啦,我到媽房裏去。(內二更介。妹入介白)媽,我來啦。

焦母

(白)你來的好,幫着媽瞧着你嫂子織絹罷。

焦妹

(白)是啦,嫂子你快點織罷。

蘭芝

(白)呀。(唱二簧快三眼)奴織紡三日間斷過五匹,婦人家本分事理所當織,今夜晚却因何不如往日,一陣陣心慌亂難以支持,織不完又恐怕婆婆生氣。

焦母

(白)我困了,沒那麼大工夫陪着你,耗着你那手裏快一點兒罷。

蘭芝

(白)是。(接唱二簧搖板)聽他言催得我魄散魂飛。(白)絹已織起,婆婆請看。

焦母

(看介。白)織的好,織的好,要不是在我房裏,有我在這兒,恐怕你要偷工打盹,今天晚上你不用想織的起一匹來。

焦妹

(白)媽呀,您給我瞧瞧。

焦母

(白)你拿去瞧。

焦妹

(看介。白)媽呀,咱們織絹的時候多呀,今兒個怎麼紡起紗來啦。

焦母

(白)我叫他織的是絹。

焦妹

(白)您瞧瞧,他織的這分薄,簡直是紗。

焦母

(白)等我細瞧瞧。(看介)可不是嗎,簡直是冷布啦。

焦妹

(白)媽,您別生氣,黑夜裏看不出好壞來,咱們天亮了再細瞧。

焦母

(白)你別護着他。(向蘭芝介)呀,呸,賤人,你織這分絹,簡直要不得,我是非打你不可,你快自己拿板子去。

蘭芝

(跪哭介。白)哎,望婆婆饒恕。

焦妹

(白)媽呀,您饒了嫂子罷,您瞧嫂子穿的這麼素靜,對着您這麼一跪,這麼一哭,我可不敢多說話,可是有點不大吉祥。

蘭芝

(白)姑娘,這是婆婆叫我如此的打扮。

焦母

(白)什麼,我叫你如此打扮,我叫你穿的規矩一點,別叫人把你錯當了姪姐,誰叫你穿這身自來舊哇,你自己不去拿板子去,難道我就饒了你不成功,快把板子拿來。

蘭芝

(作抖戰狀。取打板介。白)婆婆戒尺到。

焦母

(白)賤人哪。(唱西皮搖板)賤人作事真胆大,有意裝嬌氣,媽媽毒手狠心將你打。(打介。跪哭介。母續唱)看賤人織絹是紡紗。

蘭芝

(白)婆婆。(唱西皮搖板)媳婦無才應責打,恐防氣壞老人家。(哭頭)叩頭哀告饒了罷,哎呀婆婆哇,萬錯千差是兒的差。

焦妹

(白)媽呀,絹也織壞了,您這叫白生氣,你饒了我嫂子罷。

焦母

(白)看着你小姑的面子,我饒了你了。

蘭芝

(白)謝婆婆。

焦母

(白)我有些困啦,你的絹織壞啦,還得另織,我可要睡去啦,沒精神再看着你啦。

蘭芝

(白)待媳婦到自己房中去織。

焦母

(白)你一回房准睡,就是不睡,你的漢子回來,你更不織絹啦,你還是在這兒織絹,我到你小姑房裏去歇一會兒,你聽聽幾更啦。

蘭芝

(聽介。內三更介。白)三更了。

焦母

(白)三更啦,怪不得我只打哈氣呢,女兒攙着我來。

(焦妹攙母下)

蘭芝

(白)哎,我劉蘭芝好命苦哇。(織絹介。唱西皮搖板)奴自幼在娘家嬌生慣養,弱身軀怎禁得偏體鱗傷,幾年來飽受了無窮冤枉,多半是伴歡笑瞞我焦郎,似這等苦生涯不如早喪,却怎奈我夫妻恩義難忘。

仲卿

(內白)走哇。(上唱西皮搖板)夜衙散回家轉把草堂來上,焦仲卿笑吟吟口喚親娘。(白)母親,母親。(見芝介)哦,娘子,你的絹怎麼還沒織完。

蘭芝

(白)你未走以前,婆婆命我織絹,你走之後,我織成一匹,婆婆說織得不好,又命我二次織紡。

仲卿

(白)哦,母親道你的絹織得不好麼?

(焦母暗上偷聽介)

蘭芝

(白)正是。

仲卿

(白)拿來我看。

蘭芝

(取絹介。白)絹在此。

仲卿

(看介。白)此絹織得與往日一般,怎麼今番不中母親之意?

蘭芝

(白)總是妾身不能得母親的歡心,並非只爲此絹。

仲卿

(白)這也說得不差。哦,娘子,我看你衣襟帶有血迹,莫非又受了母親的責打?

蘭芝

(白)總是妾身不好,官人你不必問了。

仲卿

(白)我也不敢多問,吓娘子,母親往何處去了?爲何不在房中?

蘭芝

(白)婆婆身體困倦,往妹子房中歇息去了。

仲卿

(白)待我到妹子房中看看母親。

蘭芝

(白)婆婆此刻想必睡着,你不必去了。

仲卿

(白)待我聽聽誰樓打過幾鼓。

(內四更介)

蘭芝

(白)天已四鼓,官人夙夜從公,多有辛苦。

你回房安歇去罷。

仲卿 (白) 我回房安歇。你呢?

蘭芝 (白) 我麼? (哭頭) 哦哦哦官人哪, (唱西皮搖板) 老婆婆他命我在此織紡, 我怎敢違慈命自轉閨房。

仲卿 (白) 娘子, (接唱) 夜已深你應該暫時休養, 老娘親若降罪有我承當, 叫賢妻你隨我閨房同往。 (拉芝介)

蘭芝 (白) 我不去。

焦母 (入介。白) 賤人, (接唱) 小賤人又在此迷惑夫郎。 (白) 賤人, 你怎麼又妝起狐狸精來啦?

仲卿 (白) 母親不要錯怪媳婦, 這是孩兒之過, (白) 你這小子不是東西, 你從衙門裏回來, 不去見我, 就來見他, 你連個尊卑長幼都分不出來啦, 你要知道, 你是我養的, 不是他養的, 他要養的下你來, 也就不這麼漂亮啦。

仲卿 (白) 母親不必生氣, 孩兒從衙門中歸來, 先到母親房中, 不想母親往妹子房中去了, 正遇媳婦他在此處, 故而反倒先見了媳婦。

了。

焦母 (白) 我既在你妹子房裏, 你不會上那兒去見我嗎?

仲卿 (白) 孩兒本當前去, 媳婦道母親睡着, 故此未曾前往。

焦母 (白) 哈哈, 好你這個賤人, 你離開我母子不和呀, 我不能再留你啦。仲卿, 快寫封休書, 把他休了, 就結啦。

仲卿 (白) 哎呀! 母親, 想媳婦未犯七出之條, 望母親饒恕。

蘭芝 (白) 哎呀! 婆婆, 媳婦年幼, 望婆婆教訓, 千萬不可叫官人他寫。

焦母 (白) 寫什麼?

蘭芝 (白) 寫休書的。

仲卿 (白) 母親。

蘭芝 (白) 婆婆。

仲卿 (同白) 我夫妻跪下了。 (跪介)

蘭芝 (唱哭頭) 我哭哭一聲高堂母。

仲卿 (接唱) 我叫叫一聲老婆婆哇。

仲卿 (唱西皮搖板) 媳婦他年幼求教訓。

芝蘭 (接唱) 千萬不可趕出門。
仲卿 (接唱) 趕了他是要兒的命。
芝蘭 (接唱) 小夫妻莫想活一人。
仲卿 (唱哭頭) 高堂母。
芝蘭 (接唱) 老婆婆。
仲卿 (同唱) 啊啊啊啊! 老娘親!
芝蘭 (上唱搖板) 正在房中將腰穩, 又聽堂前放悲聲。(入介。)(白) 媽呀! 三更半夜, 他們二人這麼哭叫, 街坊聽見, 還當您死了呢。
焦母 (白) 好吉祥。
焦妹 (白) 他們為什麼這麼哭?
焦母 (白) 我要叫你嫂子回娘家, 他不願意, 因為這個, 他們兩人跪在這兒給媽媽號喪。
焦妹 (白) 閨女聽說回娘家都是願意的, 他怎麼反哭起來啦?
焦母 (白) 你好糊塗。
焦妹 (白) 我一點也不糊塗, 我日後出了門子, 要叫我回娘家, 我是巴不能夠的呢。
焦母 諍啦! 不是那麼回娘家, 是我要把他休回娘家。

焦妹 (白) 敢情是那們一回事? 我這個嫂子忒不明白, 在我們這兒他是毫無生趣, 離着死也差不遠啦。不如回去, 留得一個活人, 日後也未必沒有好處, 何必這麼哭呢。
蘭芝 (白) 呀。(起介。唱搖板) 劉蘭芝正哭得神魂蕩漾, 聽此言不由我轉了心腸。(白) 官人, 起來, 不要哭了, 我另有打算了。
仲卿 (起介。白) 你有什麼打算?
蘭芝 (白) 既是婆婆不肯容留, 我只好回娘家去罷。
焦母 (白) 對啦。你走啦, 我家裏就安生啦。
仲卿 (白) 哎呀! 母親, 孩兒與媳婦, 乃是恩愛夫妻, 不能割捨, 還求母親開恩。
焦母 (白) 得啦, 什麼恩愛夫妻不能割捨, 我跟你爸爸可稱得起是恩情似海, 他死啦, 我還活着呢。咱們東街坊秦家那位小姐名叫羅敷, 那一樣不比他強, 我給您到秦家說媒, 要過他來, 好的多。
仲卿 (白) 母親忒不憐愛孩兒了。
焦母 (白) 什麼, 我不憐愛你, 我告訴你, 天下沒

有不是的父母，我再不疼你，你也得說是母親慈愛，野蠻專制家庭的老家兒就是這一點拿手。他既然願意走，你還留他幹甚麼？這會兒有什麼時候啦。

（內五更介）

仲卿

（白）天交五鼓，鷄已鳴了。

焦母

（白）直攪了一宿，你快點給我走。

蘭芝

（白）事到如今，只好是一走，婆婆請上，媳婦拜別了。（叩頭介。唱二六）劉蘭芝成覆

水傷心淚迹，別過了高堂母，再別夫君，到你家數年來艱苦歷盡，晝夜裏伺顏色，忍淚吞聲，到今日無罪過，反遭排擠，勸官人你不必重記前情，對小姑道，萬福更須孝敬，從今後真成了陌路之人。

焦母

（白）你還磨蹭個什麼勁。

蘭芝

（白）媳婦有些難捨。

焦母

（白）你捨不得誰。

蘭芝

（白）這個，有些難捨婆婆。

焦母

（白）我捨得你，大約你也沒什麼捨不得我，你少帶假面具，快給我滾。（作推芝出介）

（仲卿焦妹同蘭芝出介。母下。仲卿蘭芝焦妹作冷神介）

焦妹

（撲芝哭介。白）嫂嫂哇。

仲卿

（白）妹子，這就不對了，想母親嫌棄嫂嫂，你不勸解，事到如今，你何必如此的假慈悲哇。

焦妹

（白）我並不是假慈悲，一來我們好幾年的姑嫂，二來我有我的心事。

仲卿

（白）你有什麼心事？

焦妹

（白）唉，說起我的心事，不但我要哭，恐怕世間女子都要哭。想咱們媽，跟嫂子並沒有仇，不過做婆婆的對於兒媳婦，總覺着是應該受我的支使的，支使來，支使去，一百樁事，有一樁不隨心，就能把那九十九樁隨心的全忘啦。做媳婦的，沒有三頭六臂，那兒一天能辦那些事哇？我跟嫂子更沒什麼不對啦，不過凡是做姑娘的，都有一點驕氣，自然有姑嫂失和的地方，我是媽的女兒，有我說的話，可沒有他說的話，這是千百年來的風俗，家家如此，不是咱們焦家興的，我如今是個

蘭芝

姑娘，將來難免做人家的媳婦，這樣的罪，我也受的着，你再想想去罷，從前咱們奶奶活着的時候，咱媽受的那一套，也真夠瞧，看起來，世間女子，永遠是受家庭的害，你叫我怎樣不傷心哪？

（白）呀（唱搖板）我初來小姑娘附我而站，到今日你身軀與我一般，我與你今暫別容當相見。

焦妹

（白）嫂子，保重。（下）

芝蘭

（接唱）猛抬頭見孔雀飛過東南，行五里一徘徊許多留戀，劉蘭芝我也是趑趄不前。

仲卿

（白）妻呀（接唱）我與你遂不了白頭志願，焦仲卿在人世自覺無顏，我一定求母親接你回轉，發誓願要做個偕老團圓。

蘭芝

（白）焦郎（接唱）你不要奴，嫁天地可鑒，有一事我心中暗地憂煎，我兄長他生來性非良善，唯恐他起風波不得週全。

仲卿

（白）呀（接唱）聽他言不由得淚珠如綫，眼見得好夫妻拆散姻緣。（白）妻哇，聽你之言，你我夫妻是不能團圓的了。

蘭芝

（白）且看我計劃如何？

仲卿

（白）事已至此，還有甚麼計劃？倒有個乾淨絕妙的主意，不知你意下如何？

蘭芝

（白）你有什麼乾淨絕妙的主意？

仲卿

（白）你我不如一同尋個自盡，免了多少麻煩。

蘭芝

（白）焦郎你好不丈夫。

仲卿

（白）怎見得我不丈夫？

蘭芝

（白）自古道，不遇盤根錯節，不顯利器，你既是堂堂男子，怎麼此等小事，便要尋死。我

仲卿

是個婦人，還要動心忍性，希圖後來的團聚。你若爲一女子而死，豈不受天下人恥笑。

仲卿

（白）賢妻言者不差，我想世間女子，要男子與他同死甚多，都是與你的主意相反，看來你真不愧是明達婦人。我自知失言了。

蘭芝

（白）你也不必死，我也不必亡，總要圖個後來的團聚。

仲卿

（白）你我既是同心，就此對天一表。

蘭芝

（白）但憑於官人。

仲卿

（白）蒼天在上，念我夫妻呵。（唱搖板）

焦仲卿與蘭芝同了志願，暫別離還圖個合好百年。

蘭芝

（接唱）奴的心似蒲葦，級絲不斷，又豈肯作楊花一任風顛。願郎君似磐石不能移轉，

我兩人發盟誓上有蒼天。

仲卿

（哭頭）夫妻們只哭得心神繞亂。
（馬夫車夫上）

仲卿

（接唱）猛抬頭見車馬還至身邊。

馬夫

（白）這不是焦先生嗎？

仲卿

（白）你不是太守府中的馬夫麼？

馬夫

（白）我正是太守府中馬夫。焦先生，往那兒去。

仲卿

（白）送賤內往娘家去。

馬夫

（白）你們夫人是不是劉洪的妹妹？

仲卿

（白）正是。

馬夫

（白）巧啦，我們少爺在劉洪家裏呢？您請騎了我的馬，請你們夫人坐他的車，不比走着強嗎？

仲卿

（白）這也使得，娘子請上車罷。

蘭芝

（白）官人攙扶了。（唱搖板）悲切切上

車來肝腸痛斷。（上車介。仲卿上馬介。蘭芝

續唱）劉蘭芝到此時有話難言，隔窗紗我

這裏把郎君來看。（圓場。仲卿下馬介。蘭芝

下車介。續唱）瞬息間早到了劉氏家園。

（朱史劉洪同上）

朱史

（唱搖板）辭別了劉仁兄把府回轉。

仲卿

（白）公子。

朱史

（接唱）是何人恭恭敬敬大禮來參。（白

仲卿

）你是誰呀？

朱史

（白）小吏焦仲卿常在府中出入。

仲卿

（白）哦，你是我爸爸手底下的人，故此我不認得你，你倒認得我是太守的少爺，我說

朱史

老劉哇，你沒白跟我相好，叫他們傳說出去，

劉洪

說劉洪認得廬江太守朱光朱君的少爺朱

朱史

史，夠多麼露臉體面。

劉洪

（白）我認得一塊豬矢，怪臭的，有那門露臉。

朱史

（白）哎呀，這個娘們長的不錯呀，我說

朱史

老劉哇，我剛纔託你作媒的事情，你就按照他這個模樣給我說一個，我是重禮相謝。

劉洪 (白) 您別胡說,那是我妹妹,這是我妹夫,請公子說話留神。

朱史 (白) 算我沒說,我先回去,你要打聽着誰家的姑娘好,去給我送個信,我說你們車來接我,是馬來接我。

馬夫 (白) 車馬都有。

朱史 (白) 我還是坐上,好還是騎上好?

馬夫 (白) 那隨着您。

朱史 (白) 我還是騎上。(上馬介) 咱們回頭見。(下。馬夫車夫同下)

劉洪 (白) 妹夫,妹子,請進。

(焦仲卿劉蘭芝入介)

劉洪 (白) 你們公母兩個,怎麼一塊到我這兒來?都是滿面的淚痕,是什麼道理?

仲卿 (白) 這個。

劉洪 (白) 你吞吞吐吐,定有原故,你快給我一句痛快話。

仲卿 (白) 如今令妹是大歸了。

劉洪 (白) 得啦,我妹妹在家是個好姑娘,出嫁是個好媳婦兒,真說的起行的正,走的端,三

仲卿 (白) 原來內兄不解大歸二字,你快請出岳母,我夫妻有話細講。

劉洪 (白) 有請母親。

劉姥 (上唱搖板) 聽得我兒一聲喚,急忙移步到庭前。(白) 何事?

劉洪 (白) 妹夫,妹子,哭着來啦。瞧那樣子,好像給你奔喪的。

劉姥 (白) 什麼講話?待我看來,女兒在那裏?

蘭芝 (哭白) 母親哪。(撲懷跪介。唱搖板) 蘭芝見母肝腸斷,滿腹沉冤話難言,兒好似風箏斷了線,哎呀兒的娘哦,眼睜睜恩義不遇全。

劉姥 (白) 起來。

蘭芝 (白) 是。

仲卿 (白) 岳母,拜揖。(哭介) 哎,妻哇。

劉姥 (白) 吓,你們小夫妻,為何這般光景?

仲卿 (白) 哎呀!岳母哇,只因家母一時氣忿,將

劉姥 (白) 怎麼講? 將小女休棄了。哈哈哈哈哈, 休得好, 休得好, 焦仲卿哪, 小奴才, 你做出此事, 還敢前來見我麼? 我那苦命的兒哇。(抱蘭芝哭介)

劉洪 (白) 哈哈, 姓焦的, 你這小子, 簡直的欠揍。(白) 岳母不必如此, 小婿乃是不得已而爲之, 若負此心, 惟天可鑒, 待小婿回去, 徧求親友, 解勸家母, 接令媛回去, 小婿再來負荆請罪, 小婿告辭了。

劉姥 (白) 你快些與我走出去。

劉洪 (白) 許你們家休媳婦, 也許我們家休姑爺, 你快給我滾罷。(推仲卿介)

仲卿 (白) 娘子保重, 我要走了。(出介)

蘭芝 (送介) 白) 官人, 你要回去麼? 願你保重身體, 不要思念於我。

仲卿 (哭介) 娘子。

蘭芝 (哭叫) 官人。

仲卿 (同哭介) 哎呀。

蘭芝 (跺足介) 白) 罷。(下)

蘭芝 (呆立介)

劉姥 (白) 我兒, 你丈夫去遠了。

蘭芝 (白) 他去遠了麼? 罷。(入介)

(劉姥中坐, 劉洪左坐, 蘭芝右坐)

劉姥 (歎氣介) 咳。

蘭芝 (歎氣介) 咳。

劉洪 (歎氣介) 咳。

劉姥 (白) 此事如何得了?

劉洪 (白) 媽呀, 這件事總得想個主意。

劉姥 (白) 事到如今, 有何主意。

劉洪 (白) 你沒有主意, 我有主意, 廬江太守朱光的少爺, 名喚朱史, 他正託我做媒, 不如把妹子許給他, 氣一氣焦家, 您說怎麼樣?

劉姥 (白) 不知女兒你意下如何?

蘭芝 (白) 母親, 女兒作媳婦作怕了, 情願常在母親膝下侍奉, 這一生不相離了。

劉洪 (白) 妹子, 話不是那麼說, 想你們作女人的, 一點掙飯的能耐也沒有, 老在娘家吃哥哥, 我可受不了。

劉姥 (白) 你妹子滿腹詩書, 比你強的多, 你怎

劉洪 麼道他無能？

（白）這個年頭，女人有本事，也沒地方弄飯吃，任憑你多大能爲，也不中用的，咱們生在漢末三分，就得說漢末三分的話，那劉玄德？的孫夫人，豈不是位女英雄？究竟有什麼功業？再過幾千年，許改的了這個風俗，反正我是不能養活閒人。

劉姥 （白）同胞妹子，怎說他是閒人。

劉洪 （白）閒人也罷，不是閒人也罷，有道是子大不由母，這件事我做定了主意了，我要到太守衙中見那朱公子說親去也。（唱搖板）

劉姥 （唱搖板）此子生來剛強性，果然半點不由人。（白）兒哇，焦家既已無情，你不如聽你兄長之言，改嫁了罷。

蘭芝 （白）母親說那裏話來，兒與焦郎呵，（唱搖板）兒與焦郎恩愛深，臨行再四語叮嚀，焦郎立誓不另娶劉氏，今生不嫁人。

劉姥 （白）兒哇，（唱搖板）事要三思莫執性，你兄不是善良人。

劉洪 （上笑）哈哈，（唱搖板）一言契合婚姻訂，急急回家告娘親。（白）恭喜我媽，恭喜妹子，我到了太守衙中，見了公子，三言兩語，就把親說成啦，好痛快，好痛快。

蘭芝 （白）怎麼講？你把親事說成了麼？好一個不諒人只的兄長。

劉洪 （白）你別生氣，這一家子非同小可，是廬州太守朱光的少爺，他爸爸是曹丞相用的人，有一天曹丞相做了皇上，他就是開國元勳，你嫁了他，我有好處，你別死乞白賴給焦仲卿一個小小府吏守的那一門子的活寡，（白）兄長，小妹這性命是被你斷送了。（哭介）

劉洪 （白）別那麼說，我這爲的一家子有便宜的，你嫂子回了娘家啦，媽又有了年紀，人家朱公子不久就要抬親，你自己忙着做嫁衣罷。

蘭芝 （白）這個，（哭介）哎呀。（白）吓！女兒，事已至此，不要哭了，隨娘來呀。（拉芝下）

劉洪（白）等我上街張羅張羅，正是只顧家門

貴顯，管他夫婦全不全。（下）

第三場

（四青袍八執使四人轎夫搭花轎繞場下）

第四場

仲卿（上白）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

三。且住，我在府中聞得人言，太守公子聘定我妻劉蘭芝爲妻，今日迎娶，想我與蘭芝十分恩愛，分別之時，指天爲誓，我不另娶他，不改嫁。他今日怎麼做出這樣負心之事？想是他家逼迫也未可知。天哪！天若果是他家逼迫，豈不害了我妻的性命？這這這這（神氣介）哦，我不免去到府中，假作承應，或者見得蘭芝一面，與他辨理便了。（圓場）

（四青袍原人轎載芝由下場門上過場下）

仲卿（白）來此府中，待我在前庭伺候，且等夜

靜更，深混入後堂再作道理。（下）

第五場

（內起更）

蘭芝（內唱西皮倒板）聽三更正好是開門潛

走，（青衣散髮上唱搖板）防有人追蹤我

步步回頭，我不能與焦郎共圖白首，到於今只一着除死方休。（白）且住，想我劉蘭芝被兄長逼迫，改嫁太守之子，本當在娘家尋個自盡，又恐哭壞老母，爲此含羞忍恥，來在府衙，且喜那太守之子，被我用酒灌得大醉，未曾成親，我此時再若因循，必致求死不得，奈他房中刀繩一概無有，這便怎麼處？看院中有一魚池，不免到那裏投池自盡便了。（圓場）

（焦仲卿上撞介）

蘭芝（白）你你你你不是焦郎嗎？

仲卿（白）你不是劉氏麼？

蘭芝（白）你怎能到此？

仲卿（白）我是府中小吏，公子娶親，例應在此伺候，方纔聞得公子大醉，私入內衙，探聽你的動靜。

蘭芝（白）你太冒險了。

仲卿（白）只因你負心，我纔冒險。

蘭芝（白）你你你怎見得我負心？

仲卿

(白) 劉氏哇, 蘭芝, 你我分別時節, 指天日爲誓, 一個不娶, 一個不嫁, 你於今改嫁朱公子, 是何原故?

蘭芝

(白) 當初你離我家之時, 我母親道你無情, 你是怎樣回答?

仲卿

(白) 我言道不得已而爲之。

蘭芝

(白) 着哇, 我也是被母兄逼迫, 不得已而爲之。

仲卿

(白) 好個不得已而爲之, 從今你是太守子婦, 我是府中小吏, 貴賤懸殊, 再也不能相見了。但是一件?

蘭芝

(白) 那一件?

仲卿

(白) 寧人負我, 毋我負人。你雖然另婚他姓, 我焦仲卿也是永不再娶, 免得遇着這樣人, 又要受氣。

蘭芝

(白) 焦郎哇, (唱快板) 焦郎此話休出口, 莫把蘭芝當下流, 你我夫妻恩情厚, 我焉能再結鳳鸞儔, 洞房中全仗葡萄酒, 灌得新郎醉似牛, 要尋死刀繩不湊手, 沒奈何投清池一死相酬。

仲卿

(白) 妻哇, (唱搖板) 你會將我來勸救, 今日因何錯念頭, (白) 妻哇, 你會言道, 爲人不可輕生, 總要動心忍性, 你今日怎麼也尋起死來了?

蘭芝

(白) 此一時, 彼一時, 我今日再若不死, 夫妻情義不能保全了。

仲卿

(白) 好個此一時彼一時, 你既爲我而死, 我也爲你而亡, 你我一同投入池中便了。

蘭芝

(去巾露髮介)

(叫頭) 天哪! 天, 想焦仲卿與劉蘭芝, 乃是美滿夫妻, 只因受了家庭逼迫, 只落得同歸於盡, 但願天下作父母的, 看了我們這段情由, 改了從前陋習, 待他兒子媳婦, 不似我家一般, 教之以正道, 不逞私忿, 免害多少人命, 也不枉我們今日一死的吓, (唱搖板) 恩愛夫妻難廝守, 只今同命赴清流, 但願前車能示後, 我二人身死也千秋, (同跳池下)

——完——

贈答

改良京戲本

◀編法新穎唱詞準確★封面精印名伶劇照▶

[illegible]

蘇投貴徐掃目轍後前法仕三婦賀桑探王霸打打打打寨馬失寶轍遊三
武軍紀策松蓮門法法場林堂娥后園窺佐王鼓棍漁頭前印馬門龍娘
牧別醉跑下救射門門換祭會奔罵寄相斷別罵出殺刺殺救當斬戲教
羊竊酒城書母戟寺寺子塔窺月殿子罵婢媼曹窺家湯水火銅子鳳子

文黃洪三一九打渣定白上南戰雙黃回珠連盜十李清狀天寶烏烏汾
昭金羊字捧更嚴逢軍蟒天陽蒲獅鶴荆蕪營宗道陵官元雷蓮益龍河
關台洞經雪天嵩津山台台關關圖樓州塞寒卷本碑碑譜報櫻記院灣

淨角戲合集(十齣) 老旦戲合集(八齣) 霓裳艷影集一冊

虹趕桑武南斬得戰八大流三探五蠅十花鴛蘇宇彩小紡春蘆紅女碧
霓三閣家天經意義養登紗擊寒花蝶三田鸞小市博放棉秋花拂起玉
關關會坡門堂緣城園殿記掌窰洞夢妹錯鑄冰鋒配牛花配河傳解簪

麒麟童真本(十齣)程硯秋唱詞(八齣)改良崑劇本(十齣)

六臨戰武草打探牧魚殊戰華借古白黑獅虬連翠潯丁斷劍白釣獨落
月江太昭橋龍陰半藏砂長客東城良風子蟠環屏陽甲太美門金木馬
雲驛平關關袍山卷劍瘡沙道風會關柏榭廟套山樓山后案鐵龜爾淵

上海河南路一七六號戲學書局發行

●李白水編○標準劇本●

平劇彙刊

詳註：工尺簡譜 失團字音 板眼墊腔
是學胡琴的藍本 ● 是學平劇的良師

四郎探母	空城計	捉放曹	開院殺媳	上天台	龍鳳呈祥	八十大鏈
遊龍寶	龍寶珠	寶珠賀	寶珠賀	寶珠賀	寶珠賀	寶珠賀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鳳燈記	鳳燈記	鳳燈記	鳳燈記	鳳燈記	鳳燈記	鳳燈記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戲鳳燈

◀沈乃葵新編▶

瑞德寶
秘本沙
戰長沙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武家坡	五坡	花洞	宇宙	鐸配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戲學京戲考 孔雀東南飛

每冊國幣

編者 陳偉崙

出版者 家庭書社

發行人 陳慈銘

總發行所 上海戲學書局

河南路一七六號

(11)



SKBC
G
232
11